

——当今世界——
全球化的毒品问题已对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构成重大威胁——

Afghanistan Drug Issue and Regional Security

阿富汗毒品 与地区安全

杨 恕/宛 程◎著

时事出版社

——当今世界——
全球化的毒品问题已对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构成重大威胁——

Afghanistan Drug Issue and Regional Security

阿富汗毒品 与地区安全

杨 恕/宛 程◎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富汗毒品与地区安全/杨恕, 宛程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80232-886-0

I. ①阿… II. ①杨…②宛… III. ①禁毒—研究—阿富汗
IV. ①D737. 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0745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 行 热 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88547592
电 子 邮 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市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25 字数: 300 千字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 言

阿富汗毒品和与之相关的地区安全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从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至今，阿富汗的罂粟种植和相关的制毒、贩毒活动开始激增，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内战中达到了第一个高峰。2001 年多国部队推翻了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但毒品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这一问题呈恶化趋势，无论是罂粟种植面积还是种植范围都在扩大，制毒、吸毒屡禁不止。不仅如此，毒品问题还和军阀、地方部族势力、难民，甚至是跨国犯罪集团交织在一起，成为对地区安全产生极大破坏的重要因素。

阿富汗毒品问题在形成和不断恶化的过程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阿富汗主要以生产鸦片类毒品为主，且自身消耗低；二是阿富汗毒品在恶化过程中有国际贩毒集团的参与，并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是阿富汗毒品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阿富汗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对内具有较强控制能力的政府，地方势力的存在使阿富汗的毒品种植和生产得到了有效保护，同时也使禁毒工作遭遇了极大的阻力。此外，阿富汗较为悠久的毒品滥用使当地形成了认同度较强的毒品亚文化，这也为阿富汗人从事相关的制毒、贩毒和吸毒活动提供了心理文化基础。

虽然自阿富汗重建以来国际社会在阿富汗进行了不同领域和层次的禁毒工作，但其制毒贩毒的土壤环境依然存在。同时，在多国部队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后，毒品问题的变化趋势同阿富汗安全局势仍有着极高的关联度。中国是阿富汗的邻国，也深受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困扰，不仅如此，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效实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阿富汗，只有如此，才能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关于阿富汗毒品与地区安全的专著，其内容对地区安全、世界毒品问题研究、中亚和俄罗斯的毒品问题、中国与阿富汗的关系、上海合作组织参与阿富汗重建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本书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

第一章主要介绍阿富汗毒品的历史成因。本章特别指出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阿富汗毒品问题的恶化源于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阿富汗并不是一个传统上的罂粟种植国,毒品加工厂在很长时间内都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毒品滥用 in 阿富汗也不是十分严重,更不用说跨出阿富汗的国门对世界产生严重影响。20 世纪 60—70 年代美国的禁毒政策对世界毒品市场的重新洗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直接影响了东南亚阿富汗的重要邻国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产量,但阿富汗依然没有成为毒品泛滥的国家。但是,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对阿富汗转变为毒品生产和走私大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之后,阿富汗经历了军阀混战和塔利班的统治,毒品问题不断恶化,阿富汗也沦为了国际恐怖主义大本营、毒品生产和走私,以及国际难民潮的策源地。

第二章梳理了重建后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发展趋势与各地方势力的关系以及对阿富汗重建产生的影响。阿富汗重建后,毒品问题不仅没有随着阿富汗重建的开展而得到有效遏制,反而进一步恶化。具体表现是罂粟种植的情况屡禁不止,吸毒、贩毒问题持续恶化。在重建过程中,虽然阿富汗政府也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制定了一系列禁毒措施,但是毒品问题的严重性依然对阿富汗的各方面重建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这里着重分析的是阿富汗毒品与地方势力的关系,正是这种纽带的存在,致使阿富汗毒品的相关犯罪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从而加大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

第三章主要对阿富汗毒品流向世界的三条主要路线进行梳理和分析。在世界范围内,人们滥用的毒品主要有四大类,主要包括鸦片类毒品、大麻类毒品、可卡因类毒品以及苯丙胺类毒品。根据生产毒品类型的不同,在世界上也形成了三大毒品生产地。而位于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三国接壤处,因形状似新月,而被称为金新月地区,就是鸦片类毒品的主要生产地。阿富汗毒品流向世界,主要通过向南、向北和向西的三条路线。南线的主要路线是毒品经由阿巴边境进入巴基斯坦,再经海路运往欧洲;北线主要从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过境,流经中亚其他国家进入俄罗斯,最终进入西欧;西线主要由伊朗过境,进入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最后进入西欧。

第四章主要介绍了阿富汗毒品问题对中亚地区安全的影响。中亚五国自身也有较为悠久的毒品滥用历史,这一问题至今仍然较为突出,这就决定了中亚国家不仅作为重要的毒品集散地和中转站,也是阿富汗毒品的消费者。在阿富汗毒品走私的过程中,国际贩毒集团、族裔犯罪集团、恐怖主义组织以及跨国活动的难民都发挥了作用,而中亚政府官员的腐败则进一步助推了

毒品问题在该地区的恶化。

第五章主要介绍了国际社会在阿富汗的禁毒工作，该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以及不足。为了解决阿富汗毒品问题，国际社会在阿富汗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禁毒斗争。就这些在阿富汗开展禁毒斗争的国际行为体的地域范围来说，有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开展的禁毒斗争，也有区域性组织如北约、独联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开展的禁毒斗争，以及单个国家开展的禁毒工作，如美国或阿富汗周边国家开展的关于禁毒斗争的合作。美国的强制铲除战略以及联合国的替代种植战略都在禁毒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毒品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禁毒合作中各国禁毒理念的不同等原因，国际禁毒合作依然面临着困境。

第六章重点分析了未来对阿富汗毒品问题产生影响的种种因素。未来阿富汗毒品问题的走势不仅会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多种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在市场因素中，鸦片类毒品的利润、相似产品的价格以及使用人数、毒品走私中的风险成本以及其他内部消耗成本都是影响阿富汗毒品问题走势的重要市场因素。而在非市场因素中，阿富汗毒品问题走势还会受到阿富汗的毒品文化、阿富汗独特的经济环境、安全力量的重建、贩毒集团的参与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在非市场因素对阿富汗的影响中，阿富汗未来局势的发展无疑将成为对阿富汗毒品问题走势产生最大影响的因素。以目前的状况来讲，无论从市场因素的角度还是从非市场因素的角度，未来阿富汗的毒品走势都令人感到不乐观。由于一系列的因素都引导着阿富汗毒品问题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阿富汗未来的局势又极有可能重新回到军阀混战的局面，所以阿富汗的毒品问题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

目 录

第一章 阿富汗毒品的历史考察	(1)
第一节 大麻、鸦片与阿富汗	(1)
第二节 抗苏战争之前阿富汗的毒品状况	(11)
第三节 抗苏战争和军阀混战时期(1979—1994 年)阿富汗 毒品问题的恶化	(24)
第四节 塔利班执掌喀布尔政权时期阿富汗的毒品状况	(41)
第二章 阿富汗重建后的毒品问题	(62)
第一节 阿富汗重建后的大麻与罂粟种植状况	(62)
第二节 阿富汗毒品滥用状况	(75)
第三节 阿富汗的制毒状况	(86)
第四节 阿富汗地方势力与阿富汗毒品	(91)
第五节 毒品问题对阿富汗重建的影响	(105)
第六节 阿富汗政府的禁毒政策及其成败	(114)
第三章 阿富汗毒品的走私路线	(121)
第一节 世界毒品市场概述	(121)
第二节 阿富汗毒品走私的南方路线	(126)
第三节 阿富汗毒品走私的西部路线	(140)
第四节 阿富汗毒品走私的北部路线	(152)
第四章 阿富汗毒品与中亚安全	(162)
第一节 中亚地区的毒品种植、毒品制造和使用状况	(162)
第二节 中亚地区的毒品走私者	(169)
第三节 中亚地区的毒品与犯罪	(174)
第四节 中亚地区毒品问题与腐败	(177)

第五节	中亚地区毒品走私与恐怖主义势力	(183)
第六节	中亚地区毒品走私与边界管理	(190)
第五章	阿富汗毒品问题上的禁毒斗争	(195)
第一节	美国在阿富汗的禁毒斗争	(195)
第二节	联合国的禁毒活动	(207)
第三节	国际禁毒工作的问题与不足	(213)
第六章	阿富汗毒品问题形势展望	(217)
第一节	市场对阿富汗毒品种植的影响	(217)
第二节	对阿富汗毒品问题影响的非市场因素分析	(228)
第三节	阿富汗未来局势与阿富汗毒品	(238)
结语		(251)
参考文献		(256)

第一章 阿富汗毒品的历史考察

阿富汗并不是一个传统上的罂粟种植国，毒品加工厂在之前很长时间内都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毒品滥用在阿富汗也不是十分严重，更不用说跨出阿富汗的国门对世界产生严重影响。20 世纪 60—70 年代美国的禁毒政策对世界毒品市场的重新洗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直接影响了西南亚阿富汗的重要邻国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产量，但阿富汗依然没有成为毒品泛滥的国家。但是，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对阿富汗转变为毒品生产和走私大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之后，阿富汗经历了军阀混战和塔利班的统治，毒品问题不断恶化，阿富汗也沦为了国际恐怖主义大本营、毒品生产和走私以及国际难民潮的策源地。

第一节 大麻、鸦片与阿富汗

阿富汗传统上种植的毒品是大麻，大麻在阿富汗的生长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大麻不仅生长在阿富汗，在世界上大部分温带和热带地区都有分布。在植物学上，大麻分为纤维型和毒品型两种。大多数大麻都不含有任何有毒成分，这就是纤维型大麻。大麻又俗称“火麻”，它的茎皮纤维可以制成绳，也可以织成麻布，所以大麻又被称为“线麻”。大麻在植物学中属桑科，是一种极为强韧和耐寒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大麻的株一般高 1—3 米，它的茎直立生长，具纵沟，颜色为灰绿色，有短的绒毛，纤维含量很高。它的叶子为掌状互生或下部对生，小叶披针形或条状披针形，边缘有粗锯齿，叶柄长 4—14 厘米。大麻的花为复单性，雌雄异株。雄花絮为长而疏散的圆锥花絮，雄花有五片花瓣、五个花蕊，雌花花絮为短穗状，每朵花外面有一个卵形苞片，一个花被片，花被片为膜质，紧抱着子房。大麻的瘦果扁卵圆形，光滑而有细网纹。

在阿富汗生长的可以制毒的大麻属于毒品型大麻，它是印度大麻的一个较为矮小、多分枝的变种。这种大麻的原产地在印度，现在在地球上热带和

温带的广大地区都有生长，所以它对土地和气候条件的要求比较低，极易成活。在阿富汗野生大麻很常见，但后来也逐渐被农民所种植，经过长期的劳动经验，阿富汗农民已经获了较高的大麻栽培技术。虽然，大麻的成活率极高，但农民们知道合适的栽培技术会增加大麻的产量。首先，他们会给准备种植大麻的土地施足肥料并对土地进行深耕，之后再整平就可以播种了。然后农民会仔细检查种子中有没有蛀虫或掺有杂草，如果有，农民会用筛子对这些东西进行清理，这样会提高种子的发芽率，从而提高产量。一般大麻较为喜温，最为合适的播种温度是昼夜平均温度为 8°C — 10°C ，所以一般阿富汗大麻的种植时期在春季。当种子播下后，只要进行适当的浇水、追肥和除草就可以保证大麻的收获。由于大麻是雌雄异株植物，而雄麻的成熟一般要比雌麻早30天左右，所以大麻的收获相当讲究，如果收获时间把握不准，很容易对大麻的质量和产量产生影响。一般是先收获雄麻，收获的恰当时间是雄麻花凋萎时。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被作为经济作物来栽培还是作为药用，大麻在很早就被人类所使用。据记载，公元前5世纪斯基泰人已经开始把大麻种子当作麻醉品来使用，他们的部落会围坐在火堆边，将大麻种子放在火堆中燃烧，他们闻着大麻种子燃烧所产生的烟雾，在这些烟雾的作用下，进行神秘的体验，并在这些体验的催动下尽情地歌唱舞蹈。

大麻能够被当作麻醉品来使用主要是它所富含的一些生物碱在起作用。这些生物碱来自大麻树脂，而大麻花枝上的顶端、大麻的叶子、种子和茎中都含有大麻树脂。在大麻树脂中能够提炼出一种叫作四氢大麻酚的油状、非水溶性液体成分，这种成分在大麻中含量越高，大麻作为麻醉品发挥的作用就越强。此外，将大麻原植物放在溶剂中，再过滤出一些植物内含物质，然后再将溶剂除去，就可以得到大麻浓缩物，即被称为“哈希什”的东西，这种物质的毒性极强，所含四氢大麻酚是大麻叶的数百倍。

大麻在很早就被人们证明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同时其毒性也被人们所认识。中国古代著名药典《本草纲目》中就有大麻有毒的记载：“麻，辛平有毒，多服令人见鬼狂走。”^①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大麻的毒性被进一步所确认。

与大麻不同，鸦片的原植物罂粟并不是阿富汗的传统种植作物，但罂

^① 关于《本草纲目》对大麻的描述，参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4—1453页。

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生长范围也同样十分的广泛。作为制取鸦片的主要植物，罂粟属于罂粟科，是一种一年生或两年生的草本植物。罂粟的株一般高 60—100 厘米，经人工培育后可以长到 1.5 米。它整株光滑无毛，具白粉，有白色的乳汁。茎为直立，没有分支。茎下部的叶有短柄，上部的叶无柄，叶为长圆形，叶的边缘曾羽状分裂或有不规则的锯齿。罂粟的花为单生，生在顶部，一般长有长梗。花蕾时常下垂，开放时直立，有大而美丽的花，一般直径 8—10 厘米，有绿色萼片 2 枚，早落，花瓣 4 枚，一般为白色、粉红色或紫色。罂粟的果呈长椭圆形或壶状，直径为 4—6 厘米，果在未成熟时为绿色，成熟后则变为黄褐色或淡褐色，平滑，具纵纹。罂粟的种子很小，多数为肾形。

罂粟是一种十分抗旱耐寒的植物，以至于它可以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生长。但如果作为收获鸦片的用途，则对气候、土壤和降水都有一定的要求，例如，种植鸦片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最少要达到 38 厘米。而降雨量太大对罂粟的生长很不利，尤其是在罂粟生长初期的 30—90 天内过多的降雨会减弱罂粟生产鸦片的能力。^① 罂粟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是温带，这里温暖而湿度低，在罂粟生长的早期没有太多的降水，这样罂粟就具有较高的吗啡含量。生长在阿富汗的罂粟与长期生长在伊朗和巴基斯坦的罂粟同样属于罂粟的一个南部属，它的生长需要一个干燥温暖的环境，生长期不能很长。罂粟对温度的要求比较高，一般需要每日 3℃—6℃ 的积温，最好是每日要有 12 小时阳光的照射。此外，罂粟对土壤也有一定的要求，不是所有的土壤都适合罂粟的种植，在有些土壤中即使罂粟可以成活，也会影响它的吗啡含量。例如，粘土就不适合罂粟的生长，它本身的水分很多，如果下过一场雨后，粘土会存积太多的雨水，罂粟在这种环境下就会很快枯萎。一般情况下，在适当的土地上加适当的耕作更利于罂粟的成长，因为在罂粟生长的初期，它的根比较脆弱，还无力在土壤中伸展。

每年 12 月到第二年 1 月是阿富汗鸦片的种植季节。在这两个月内，一般妇女和儿童都要在田地里锄草、锄地和翻土。罂粟的种植是一项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作。在罂粟种子发芽后，到了第二年的 3 月或 4 月，罂粟的茎一般可以长到 60 厘米。然后就到了罂粟开花的时期。罂粟花的寿命很短，一般只有 2—4 天。花瓣凋落后，罂粟的蒴果就会长出来。到了 4 月中旬，就是鸦片农

① 马丁·布思著，任华梨译：《鸦片史》，海南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 页。

收获鸦片的时候。

鸦片是罂粟的初级产品，这种天然的麻醉品的收获技艺在很早就为人们所掌握。公元70年生活在阿纳扎布斯的迪奥斯科里斯在医学史上极富盛名的《药理学》一书中就有对鸦片收获技艺的描述。在迪奥斯科里斯的著作中，他这样描述道：“绘出他的收割乳胶的方法并无不当之处；有些人在把罂粟莢和罂粟叶搅拌在一起之后，用压榨机把乳汁压出来，并捣成泥灰，再制成药膏；这种药物叫作罂粟汁，比起乳胶的药性要弱，但是当提取乳胶时，人们必须等露水蒸发后，用刀子在外壳上划一个星状的轮廓，以便切口不要进入罂粟的莢的里面，在莢的侧面靠上部位划入一条直线，用贻贝壳来接滴下的罂粟汁，过一会儿再转向该罂粟莢就会发现另一滴凝结的罂粟汁，第二天还会再发现另一滴凝结的罂粟汁；这时必须把罂粟汁搅拌成灰浆，在把它制成锭剂之后就贮存起来。在割莢取汁的时候人应该尽量站远，免得罂粟乳胶沾到衣服上。”^①

现代的罂粟收获和鸦片的采集与2000年前迪奥斯科里斯所描述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现在，除了在收获鸦片的工具上比起2000年前有稍许进步之处外，整个收获的过程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鸦片的收获是一项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只能由烟农来手工操作。与古代鸦片收获稍有不同的是，现代烟农在收获鸦片时一般会使用一些专门的工具（而即使是在现在，孟加拉烟农在收获鸦片时依然习惯使用一支锋利的贝壳，并用这些贝壳来切割罂粟的蒴果）。这种工具是一把专门的刀，由几个平行的刀片装在一个把手上组成。切割蒴果也是一项技术活，在蒴果上的切口要恰到好处，以便最大程度地接收从蒴果中流出的汁液。如果切口过深，不仅会使汁液流得太快而来不及接，从而造成浪费，而且会伤害蒴果内部组织，阻碍种子发育。如果切口过浅，则会使汁液流得太慢而影响劳动的效率。采集鸦片的时间也因不同地域而有所不同，一些地域会在傍晚时进行，因为罂粟会在晚上自动分泌出鸦片来，而有些地域则会选择在晌午进行，经过太阳的强光照射后，也会流出鸦片。无论是选择什么时候收获鸦片，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劳动效率。在阿富汗，烟农一般会把采集好的鸦片放在罂粟的较为低一些的叶子上晒干。

鸦片采集结束后，就是烟农制作熟烟土的过程。刚从蒴果中分泌出的鸦片是白色液体，这种液体在接触空气后会氧化从而变为暗棕色的有粘性的稠

^① 罗伊·波特、米库拉什·泰希主编：《历史上的药物与毒品》，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版，第31页。

状物质。首先，烟农会把这些胶状的生鸦片拿到太阳下进行暴晒，经过自然的蒸发后，鸦片会变成蜂蜡似的暗棕色物质，由于这时的生鸦片比较柔软烟农就把鸦片捏成球状或块状加以贮存。经过一段时间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后，鸦片就会逐渐变硬。生鸦片中的杂质比较多，这是由于烟农在收获鸦片时会将泥土或蒴果的外皮不慎刮下混入鸦片中，所以还必须对生鸦片进行必要的过滤。这也就是把生鸦片做成熟烟土的最后道工序，即煮鸦片。它的工序也比较简单，分为两个过程，首先是过滤，就是把生鸦片放入滚沸的开水中，待鸦片整个溶化后，杂质由于质量较小会在容器中浮起，这时拿滤网就可以把这些杂质过滤掉。经过过滤后得到的是较为干净的液体鸦片，然后就开始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再次煮沸液体鸦片，这些液体鸦片经过煮沸和蒸发后，就会变成摆入市场可供消费的熟烟土。

人类使用鸦片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目前，最早发现的关于人类使用罂粟的痕迹来自公元前 4000 年新石器时代瑞士湖边的桩屋村遗址。在这里科学家们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人工种植的罂粟种子和果实的遗迹，而经植物学的检验，这些种子属于鸦片罂粟。但这些罂粟种子和果实做何目的使用还在科学家们的推测之中。公元前 3400 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两河流域，当时生活在那里的苏美尔人已经懂得罂粟的种植了，这些世界上最早的务农者已经开始用自己的符号来表示罂粟，他们称罂粟是一种“快乐植物”。在公元前 2000 年，罂粟在北半球的欧洲、中东和北非已经被当地的人们所熟知。在这其中，对鸦片的使用史有重要启发的是公元前 17 世纪亚述人对罂粟的记载。这些记载于亚述人药方刻写板上的历史记忆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罂粟果汁是作为药品被亚述人所使用的，它清晰地说明了这些鸦片的使用方法和采集过程。埃及人很早便从苏美尔人那里学习到了种植罂粟的技艺，所以有着高度文明的古埃及也不缺少对罂粟的记载。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埃及是人们最早发现鸦片的地方，而且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鸦片的原产地。因为在当时古埃及的底比斯曾是著名的鸦片产地。

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中，鸦片也有着非常广泛的使用价值，但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便是它的药用价值。鸦片在希腊文明的初始阶段就在制药学和医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因为罂粟的种子富含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罂粟的果汁即鸦片还广泛地被用于安眠药和止痛剂中。这一点迪奥斯科里斯在他的《药物论》中也有记载，他称煎熬的罂粟叶和罂粟荚可做热敷，这样可以促进睡眠，他还称人们服用用罂粟叶和罂粟荚煎成的药液可以治疗失眠。

不仅如此，他还说如果药剂师把罂粟莢完全碾碎，再将它混到去皮大麦制成的泥敷剂中便可以用来治疗脓肿或热病。^① 同时，在迪奥斯科里斯的《药物论》中，还清晰地记载了鸦片作为咳嗽药和腹泻药的治疗功效。古代希腊罗马人不仅会用鸦片来治病，而且已经能够把鸦片和其他药物混在一起，制成药物来储存。例如，他们先将罂粟莢放入水中煮，将水煮至一半时加入蜂蜜，然后一直将水煮完，煮完之后就可以得到糖浆。药剂师们再把凝固的糖浆制成药片储存起来，用于治疗咳嗽。

尽管鸦片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已经被医生和药剂师们用于治疗多种疾病，但是同时，它的危害也已经被医生们和药剂师们所熟知。在当时，一些医生和药剂师认为鸦片是一种神奇的药物，以至于认为它可以治愈各种疑难杂症。^②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加仑。他生活在公元1—2世纪，被称为古希腊最后一位伟大的医生，他就认为鸦片是受到了神的影响，是万能灵药，可以治疗百病。不仅在认识上如此，在实践当中他也将这种被他称为万应解毒药的鸦片混合物推荐给所有向他求医的人来使用，这些病人中甚至包括当时的皇帝康茂德斯。当然，加仑的这些论断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可，甚至在早于加仑很久的他的前辈中就已经有人认识到了鸦片作为药物使用的危险性。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的米洛斯的哲学家迪亚哥拉斯就认为鸦片相当危险，所以他宁可忍受痛苦也绝不使用鸦片。生活在公元前4—3世纪的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对鸦片的认识持辩证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鸦片的确可以治疗一些疑难病症，另一方面他强调应该研究和理解鸦片，并谨慎地、节制地使用鸦片。公元2世纪的希腊药物学家尼坎德已经认识到了鸦片作为药物使用的危险性，甚至对人们过量使用罂粟后的反应有着清晰的描述。

随着鸦片的不断传播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鸦片继续作为药物被人们所使用。尽管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先贤们已经很清楚地提到了鸦片作为药物来使用的危险性，但通过鸦片的使用史来看，人们似乎是把先贤们的告诫当作了耳旁风。在鸦片不断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历史中，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被当作治疗痢疾、腹泻的良药。鸦片在它被人类使用的早期就有着超出药物使用范围的其他多种用途，例如在宗教仪式中使用。在鸦片不断传播的过程中，它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宫廷画家、诗人、小说家所出没的场合，成为激发他们创作灵感的神奇物质。与此同时，鸦片还继续在医疗卫生领域

① 《历史上的药物与毒品》，第18页。

② 《鸦片史》，第23页。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终于在 19 世纪奠定了它在医学上的地位。此后，各种含有鸦片的制剂被不断地开发和生产出来，成为治疗多种疾病的特效药。然而，伴随着大工业时代的到来，鸦片终于得不到控制，源源不断地流入到下层工人、街头小贩以及妓女的手中，鸦片滥用的时代到来了。

长期以来，人们吸食鸦片以致成瘾，但对于为什么鸦片会致人成瘾却一直得不到有效地解释。无论是长时期地使用鸦片当作一种药物也好，一次性地大量使用鸦片致人死亡也好，或者是长时期使用一定剂量的鸦片后，病人会对此产生依赖。这些现象都不断激发着医学家和药学家或者是相关生物学家对鸦片为什么能使人成瘾，以及鸦片中到底有什么元素让人上瘾产生兴趣。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揭示了这个长久以来困扰着人们的难题，那就是鸦片中含有一些生物碱，而这些生物碱是使人成瘾的“元凶巨恶”。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鸦片内所富含的多种元素，例如，鸦片含有 25% 的树胶、4% 左右的树脂、6% 的橡胶、2% 的油、10% 的水、1% 的鸦片酸，当然最为重要的它还含有 10%—15% 的吗啡。^①除此之外，鸦片还含有包括 24% 的色素以及其他物质。在这其中，吗啡就是鸦片中所含有的主要的生物碱之一。这些发现在鸦片被人们使用的上千年时间里都不被人所知。

正是鸦片的致瘾性以及这种情况长时间得不到权威的解釋促使了鸦片生物碱的被发现，也导致了后来吗啡的流行。到了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药物学家们对鸦片生物碱的研究已经初见曙光。在前人不断实践探索的基础之上，以及自己多次试验后，法国药物学家泽尔蒂尔纳于 1806 年成功地分离出了鸦片生物碱。由于之前的科学一直都认为所有有机化合物为酸性，所以泽尔蒂尔纳称自己发现的物质为罂粟酸。但后来又经过一系列的实验，这种有机化合物被泽尔蒂尔纳证明呈碱性。后来，又经过不断在动物身上的实验，这种生物碱被证明即是在鸦片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有效成分。泽尔蒂尔纳即以古希腊神话中睡梦之神摩耳普斯的名字命名了这种生物碱，即“吗啡”。吗啡在被发现后，很快因为它比鸦片更为强劲的药性（尤其是它的镇痛性）和更为便宜的制造价格逐渐取代了鸦片，成为医生开给病人们的处方。而且随着 18 世纪鸦片实验的不断进行，有力地促进了药物学和生理学理论的发展，在这其中对吗啡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的是人们对毒品作用的方式和部位有了全新的

^① Amir Zada Asad and Robert Harris,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Drug Production on the Pakistan-Afghanistan Border*, ASHGATE, 2003, pp. 34–35.

认识。毒品通过血液循环系统起作用的观点彻底改变了人们以往认为的通过神经直接起作用的观点，这直接导致了新的吗啡使用的方法，即吗啡注射。吗啡使用方式的改变以及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吗啡无害不致瘾的观点，致使吗啡在被使用时的剂量不断加大。很快，吗啡的毒副作用就被人们所发现。但是，这已经无法改变吗啡被人们严重滥用的事实。

吗啡的流行和被滥用让一些药剂师们开始寻求可代替吗啡但又不会致人上瘾的特效药，这就导致了海洛因的出现。像很多致力于找到这种特效药的药剂师一样，一名叫作 C. R. 奥尔德·莱特的药剂师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实验。终于在 1874 年，莱特在伦敦圣玛丽医院通过把吗啡和乙酸酐进行反应，合成后来被称为二乙酰吗啡的物质。很快，这种物质就被证明是一种镇痛效果强于吗啡 10 倍的特效药，并于 1897 年被德国拜耳制药厂的药剂学家菲利克斯·霍夫曼制成药剂，拜耳制药厂随后用德文 herosh（意为英雄）来注册这种新药，即为海洛因。海洛因在市场上出现后，历史的悲剧再一次重演。就像吗啡逐渐代替了鸦片一样，海洛因也因其比吗啡更为强力的镇痛效果而取代了啡。而且海洛因在当时被认为是安全的，不会致人成瘾的，甚至可以治疗人们对啡的依赖。就这样，海洛因便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啡成为人们滥用的毒品。但海洛因拥有比啡更强的成瘾性，加上当时海洛因制作成本低、价格便宜、便于分割和携带的特点，使它在被严格管制后成为地下犯罪团伙操纵的非法物品，而且这种情况直到今日都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

尽管鸦片的使用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有了较长的时期，人们也清楚地了解鸦片的生活史，但对于罂粟的原产地在哪，以及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它是怎样传播的，还是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鸦片的原产地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有一些人认为是在埃及，而且他们认为正是通过埃及，鸦片传入了小亚细亚，然后又通过小亚细亚传到了希腊和欧洲。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小亚细亚才是罂粟的原产地，而在小亚细亚的所有地区中，波斯作为罂粟原产地的可能性最大。除此之外，第四种最主要的看法是把塞浦路斯当作罂粟的原产地，而通过塞浦路斯，罂粟传播到了埃及。由于罂粟的果实和种子甚至是鸦片都在不同的地区通过考古被发现，所以只能通过时间的早晚来推测出人们种植罂粟或使用鸦片的最早时间，然而却无法据此推测出罂粟的早期传播路径。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尤其是文字出现之后，鸦片传播的历史在它所到

之处都被人类记录了下来，后来人们才得以掌握鸦片遍布全球所经历的过程。在上文中提到过鸦片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当时鸦片被药剂师们制成药来治疗咳嗽、腹泻以及热病的现象已经很广泛。但在希腊罗马时期，虽然后来随着罗马建立了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希腊和罗马文明也在它所有效统治的范围内得到了传播，但鸦片的使用却并没有像希腊和罗马的文明那样传播出去。在这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没有把鸦片当作贸易性的商品，这就使鸦片的使用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

鸦片开始向全球广大地区的传播主要是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和它的武力扩张进行的。与希腊人和罗马人不同，阿拉伯人在进入伊斯兰时期之前不仅懂得鸦片的使用，而且已经进行鸦片的制造，组织起了鸦片贸易，这就为以后阿拉伯帝国扩张中鸦片的传播打下了基础。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并统一阿拉伯半岛后，开始致力于伊斯兰教向世界其他地方的传播，在穆罕默德去世时，阿拉伯帝国开始不断扩张。与阿拉伯帝国的领土扩张同时进行的是，鸦片的使用在阿拉伯士兵所占领领土上也不断增多。一些学习过希腊罗马药学典籍的阿拉伯医生和学者出现在阿拉伯军队中，在军队不断征服和传教的过程中，关于鸦片以及鸦片使用的知识也不断在被征服的地区得到普及。从阿拉伯帝国向西，鸦片传播到了西班牙；向南，传播到了非洲，并由非洲传播到了波斯和印度。通过阿拉伯帝国的扩张，鸦片甚至传播到了没有被阿拉伯帝国征服的国家，例如中国。但是值得说明的是，罂粟通过阿拉伯的征服战争于公元7—8世纪传到了中国，当时正值唐王朝的中国对罂粟的认识还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只限于罂粟花的欣赏。在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中，关于鸦片的知识随着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衰落又开始在西欧传播。后来，阿拉伯帝国衰落，但鸦片向世界各地的传播并没有终止，相反，它随着威尼斯人的贸易被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大航海时代到来，新航路被不断开辟，鸦片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商品了。

但是鸦片是怎样传播到南亚次大陆的，在这一地区不同群体的学者中也存在着广泛的争论。这些争论的主要群体是印度教学者、穆斯林和西方学者。上文所描述的鸦片通过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从而传播到印度的观点属于西方学术界关于鸦片传播的主流观点。与西方主流观点相类似，印度教学者也认为是穆斯林将鸦片带到了南亚次大陆，他们提出记载着他们文明的主要经典中并没有提到过罂粟这种作物。当然，前两者的论点遭到了穆斯林学者的激烈